

弘明集卷第八

八八

梁

釋僧祐

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釋玄光辯惑論并序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  
緣想增靄矣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眾窺紛  
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  
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

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數留種民之穢漢葉  
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歆攬地沙草

寧數其罪消流未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

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

燼河洛之渣糝淪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

八八

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五鄉顯妙趣於塵外

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據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言藉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

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喻菩

薩慈悲等照震電光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  
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聞道諸經製  
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  
祭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  
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  
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  
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樂資此求道焉  
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  
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闕心祛欲  
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懋纁震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  
蕩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能無終況復張  
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  
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  
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八八生縻鵠足  
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建安元年  
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  
蟻集闕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  
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

衡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爾各還  
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胥鶴  
直衝虛空民獠愚顛僉言登仙販死利生欺  
罔天地

合氣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  
書呪瀨無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畢三五成  
冥氣入真氣過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  
消亡視我者皆我我者靜取行謀圖我者及  
受其殃我吉不凶至甲子詔冥醮錄男  
女媾合尊卑無別異陸備靜復勤勤行此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

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  
行此為道統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伏  
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受  
結難消沉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門  
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  
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  
負冥詔

使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  
露如黃中等為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

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爲野麋所突  
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賊之輕欲圖帝  
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仙  
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  
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  
撲羣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魄務依明德  
道無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  
此頑瞽寧非陋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

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  
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  
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  
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  
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  
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  
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辭致姦慢鬼弊

云左佩太極章右佩崐吳鐵指日則停暉擬  
 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破屐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圖劇  
 如邪景純亦云仙流登固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  
 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

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  
 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塗炭  
 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駘

泥中黃鹵泥面適頭懸柳埏埴使熟此法指  
 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  
 竇憚苦竊者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塗  
 揆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廚纂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  
 廚矜身與食懷吮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  
 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  
 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  
 張魯自稱美也又道始道男冠女官道父道  
 不神君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未  
 民末性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

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禱作此名也又先生道  
 民仙公王秣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  
 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  
 謂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  
 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  
 道紫道鬼神師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  
 膠東樂大拜五刑將軍雖有茅土酣進過常  
 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八八

五

遂致營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  
 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  
 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削除豐目先生道  
 民並其振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  
 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湫  
 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妖崇之原  
 淵鬼鸛以為災渡危厄於遐川詹鈞星於懸  
 溜雪丹章於華山乃感顰眉貌護託冥鬼云  
 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  
 實祭酒規中糈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  
 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  
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瀾漫皆是  
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  
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  
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

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  
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永河靜定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  
無慈愛虺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

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  
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  
罪陰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火獄生出  
鷓鴣瘡痍精骸昏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  
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  
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  
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  
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東莞劉記室勰滅惑論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

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

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為飛戾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八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七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

爲黑不亦同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  
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秦  
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  
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括美談沉般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  
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  
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僞興造無  
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  
况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

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  
此

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  
道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  
其苦業誑言之訕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  
揚靈教功互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  
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亂千畝無煙國滅人絕寧此  
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  
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

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

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括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辯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推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

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

八

九

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

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摺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

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沉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沉屠割也至僧禱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禱又改為

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晏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閑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跡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屬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

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儼抗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湑為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孛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十一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僞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道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  
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羅  
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  
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  
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延三皇德化  
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農敷治未  
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  
餌丹五經典藉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  
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

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  
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  
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  
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  
冥功用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  
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  
表聖應俗則玉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  
進慧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  
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

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  
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  
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  
麤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  
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  
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  
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為道聽名則邪正莫  
辯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  
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  
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

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  
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  
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  
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  
述記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  
可罔欺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  
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筭况效陵魯  
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  
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

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  
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  
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  
寶惜洩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  
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吏兵鉤騎以動淺心八八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十三  
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  
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  
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  
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徒則蠟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  
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  
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昇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  
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  
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麤已懸歟以至理  
真偽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離  
朱曰我明也  
僧順法師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

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叵以生為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為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斲筮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

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

十四

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為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為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為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

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暮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

旨相為慨然

八八

十五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

之言以太皇為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  
之儲后臣廠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  
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  
毀圖像之圖為刑屠之屠則秦伯端委而治  
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至化遭子今  
日必羅吠聲之充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  
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  
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

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  
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  
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  
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  
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  
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  
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  
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八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固已栴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極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為之高

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為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岐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

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  
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  
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  
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  
助俗為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  
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詔勃以隆道破國

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  
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  
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  
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  
糞土

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  
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  
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  
尅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  
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  
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  
陵誣調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  
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  
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  
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  
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况沙門者方外  
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  
似不近肩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

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

釋曰噫嗟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

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胃懷澹爾無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八超登無上解脫十九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為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有緣即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隆無間違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

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  
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  
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寞無為而作佛  
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  
撓亂我經文八度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  
此也二十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則於道  
為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

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  
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  
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  
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為  
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  
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  
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顧子勿言此真  
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  
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